

TaiWan XunFu
王明皓 著

台湾
巡抚

刘
铭
传

晚

清

重

一

代

名

将

臣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明皓 著

台湾
巡抚

刘铭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巡抚刘铭传/王明皓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9

ISBN 7-5321-2404-5

I. 台… II. 王… III. 刘铭传-1836~1895-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411 号

责任编辑: 郑 理

封面设计: 周志武

台湾巡抚刘铭传

王明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4,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404-5/I·1911 定价: 18.00 元

引子

太阳刚刚出山的时候,法军进攻的炮声就在这中越边境的群山之中轰然鸣响了,葱郁的山峦间渐渐便就云遮雾罩一般,接着进攻的号角骤然响起,法军登山仰攻,人群如蚁涌涌而上……

广西巡抚徐延旭是在听见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后就被惊醒的,他想也没想便一轱辘滚到了床下,整个人就是副昏天黑地的模样。伏在地上听听,炮声虽然响成了一片,却似还远,这就有些定下神来,忽地张口大喊亲兵,却又是个久喊而不至,一个悲哀便如狂潮般地向他袭来,亲兵不来,他,他又怎么更衣?好像是不容他将一腔的愤怒倾泻而出,对面的山上除了炮声,便又传来了浓稠的枪声。什么也顾不得了,徐延旭奔出到帐篷外,只一眼他就惊得目瞪口呆。对面不远的山头,溃败的清军如决堤之洪水,正汹汹涌涌地向山下奔来,徐延旭奋力大呼,“停住!停住!”谁也没停住,溃散的士兵已是奔至山脚,继而又向他所在的这个山头翻越而来。法军已登上了对面的山头,在炮弹的爆炸声中射来的弹雨密如飞蝗,溃逃的清军已是纷纷从徐延旭的身边奔跑而过,徐延旭伸手去拦,逃命的士兵就从他身前绕过去,

简直对他不屑一顾。徐延旭情急之下大喊，“有擅逃者，斩！……”刚刚喊出口，便有士兵举枪朝他胸口就是一枪托子，徐延旭立时扑倒在地。当在地上翻滚挣扎着的时候，疼痛使他一下子明白过来，立不起身，他就伏在地上哀嚎着，“本巡抚！还有本巡抚！你们不能把本巡抚丢给法国人啦！”

尽管是喊得声嘶力竭了，可是没一个人来管他，徐延旭终于彻底地绝望了。他从胸前的衣襟中摸出一本名叫《越南纪略》的书来，傻傻地望着奔逃的人群，一边撕扯着一边喃喃地说：“毁了，全都是这本书把我给毁了！”这时突然有人在他的身前蹲了下来，急急地朝他挥着手说，“快！快！伏到我身上来！”徐延旭见状想也没想一下就扑到了那人的背上，于是他们便汇入了逃跑大军的洪流，枪声、炮声渐渐地离他们远了……这时徐延旭才得以问一问身下的这位恩人：“你是谁？”那人不吱声，却扭过脸来冲他一笑，这一笑叫徐延旭足足是吃了一大惊：“石中玉！你，你为什么救我？”

石中玉说：“把你丢给法国人，那是太便宜你了。”

徐延旭说：“那你要怎样？”

石中玉说：“交给朝廷，让朝廷活活剐了你！”

徐延旭听着一把就死死地掐着了石中玉的脖子，石中玉毫不在乎地扭扭脖子说，“你没那么大的劲。再说，掐死我，你躲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吗？”

于是徐延旭说没劲就没劲，他一下子瘫在了人家的背上。

是岁为光绪十年(1884)，时在三月。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出山	1
第二章 刘老圩	14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9
第四章 “寒风瑟瑟马不前”	76
第五章 上海议和	117
第六章 誓师	139
第七章 基隆初战	159
第八章 马尾遗恨	181
第九章 拒援	202
第十章 撤基援沪	219
第十一章 诬陷	239
第十二章 擅攻基隆	269
第十三章 以夷制夷	285
第十四章 关于刘敖	302
第十五章 援台！援台！	312
第十六章 八堵突围	329
第十七章 孤拔之死！	346
尾声	355

想起了青云楼(代后记)	357
-------------------	-----

第一章 出 山

(一)

广西失败的详情传到京城。在紫禁城太和殿内醇亲王出列奏道：“广西巡抚徐延旭已日夜兼程，正在押解北上。”

慈禧道：“到京后一定要严加审讯！”说着她咬牙切齿地一拍桌子，“竟然有人说他是个越南通？查一查是谁把这个混混推荐给了朝廷！”

礼亲王世铎望了一眼恭亲王说：“着军机处查一查举荐的折子就知道了。”

“慢，”慈禧沉思着摇摇头说：“现在就是把个徐延旭和举荐他的人都剁成肉泥又有什么用？这件事放放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她用眼望着所有的人，却并不要人作答就又立即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即刻启用能够独当一面，挽狂澜于既倒的人！”

李鸿章出列奏道：“臣以花翎顶戴担保，力荐前直隶提督刘

铭传。”

慈禧道：“是那个在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任上与左宗棠不和，就挂印辞官拂袖而去的刘铭传么？”

李鸿章道：“太后的记性一点不差。”

翁同龢道：“太后，此公傲慢成性，只怕是一旦出山，便就难于驾驭。”

慈禧道：“傲慢那是人家有本钱，难于驾驭的马，那才是好马。对，所谓‘闻鼙鼓而思良将’，这个人我彻底地想起来了，不是当年为攻常州，首冒敌矢登上城顶，却被长毛用炮轰成个一脸的麻子么？”

李鸿章道：“正是。”

慈禧道：“对，对就是他。立即传谕六百里加急，着刘铭传火速进京，以责任使！”

(二)

当朝廷召见刘铭传的上谕由数驿差带着骑快马从京城冲出，一站一站，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南京传去时，远在两千里外的南京秦淮河畔刘铭传的府邸刘和厅，有位一身便装的人正被刘府的老家人领着来到了客厅，此人一见刘铭传便急急趋上拱手一躬：“淞沪太道邵友濂。”

刘铭传望了望他略略拱手还礼说：“闲散人等刘铭传，邵道台多礼了。”于是邵友濂直起身来，却并不急着说话，便就盯住了客厅柱子上挂着的一副木刻对子，“豹隐南山雾，鹏搏北海风。”一望他就夸：“好，字好，意好，境也好，刘大人的心境由此一目了然……”没想刘铭传已是不耐烦地直摆手了，“罢，罢，罢，有话快

说，有屁你就快放好了。”

邵友濂一点也不急的样子，倒是颇值玩味地一笑，“这个屁可就非同凡响，是圣旨。为中法战争事，朝廷要你出山的圣旨不日就要到了。”

刘铭传瞥一眼邵友濂说：“你以为我要高兴了？”见对方又打一躬向他恭喜时，刘铭传猛然间一拍桌子，“恭喜？那为什么圣旨未到，而你却先到了？”

邵友濂先一愣，立即又说：“刘大人聪明，并且圣明了。”说着他变得一脸极其和蔼可亲起来，“可是刘大人，天津至上海已通电报。知道么？何为电报？两地以铜线相连，嘀嗒之声悦耳，瞬间千里也。电报消息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中堂特地传过来，也好让刘大人有个准备的。”

刘铭传听得入神，喃喃自道：“数十年来西学东渐，世事巨变了，洋枪洋炮不算，还有洋船火轮车，现在又是电报，嘀嗒之声悦耳，瞬息千里……已经是瞬息千里了，可皇上太后还在用六百里加急。”

邵友濂说：“刘大人只等着出山好了，又管它多少里加急？”

刘铭传只把眼一翻说：“出山？一唤就出来，那我不像狗一样了？”

（三）

数天后驿官率众驿卒来到秦淮河畔刘和厅高呼“圣旨到！”时，这才从老家人口中得知刘铭传前几天就到杭州西湖赏春去了，还带着他的妾包氏。于是只好又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地奔了杭州。在杭州人海茫茫的，这队人马在市中心勒马徘徊，突然驿

官一扬鞭，率众驿差向杭州知府的衙门疾驰而去。

来到杭州知府衙门，众驿差们骑着马就冲了进去，立即引得翻了锅似的一片大呼小叫，接着便传来了升堂的击鼓声。知府升堂后等他慢慢弄清了怎么回事，望着驿差们的眼就只差冒上火来，“刘铭传？南京！我这里哪来刘铭传？”

驿官站在那里也是一肚子的气，“南京说他人到杭州赏春来了，地方官若不知往来大员的行踪，丢官事小，只怕是要丢脑袋了！”

知府颓然神伤地坐在那里，突然又像杀着了了他似的喊了起来，“上天入地给我找！刘铭传！”

于是杭州城里大街小巷一齐传来了差役们的呼喊：“接圣旨嘞……刘铭传！”

于是西湖边上，也有差役在喊：“刘铭传……接圣旨嘞……”

于是无数的兵丁一家家地闯入客栈，向老板问：“可曾见过刘铭传？”

老板道：“什么样子刘铭传？”

兵丁道：“脸上有麻子的刘铭传。”

杭州城的一间小酒楼上，包氏侧头听着窗外说：“依我想的呢，接圣旨是件蛮荣耀的事，现在怎么像捉拿犯人样的？照说皇上是真急了。”

刘铭传浑身都透着一个自在似的又喝了一杯酒说：“到底没见识了。才一道圣旨，就真急了？”

包氏笑起来：“那明天就接着再玩，先还真怕才来就走，扫兴着呢！或者，那我们再坐船到苏州，那就真是连个鬼也不知道

了……”

刘铭传道：“连鬼也不知道，那，那就好像有些欺君，犯着欺君之罪了。”

包氏道：“怎么办，那就嚷起来，让人家捉走好了。”

刘铭传有些得意道：“此时，正一如打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回南京，我们杀他个回马枪去。让他们在杭州瞎喊去，让皇上听他们在杭州瞎喊去，我还嫌吵呢！”

(四)

南京正值春深时节，十里秦淮烟柳笼岸，上午下着的细雨现在已是渐渐地停了。一艘彩舫正从东水关转而往南，向大中桥驶来。刘铭传在船上与宾客赏春品着茶，船上云集着一群来谋官做幕僚的人，此时茶正品得入了情绪，正听着刘铭传在发表着高论。

刘铭传扬扬手说：“你们讲我不体恤人，那就不对了，跑断了腿，喊破了嗓子，驿差们也怪不了我的。怪哪个？怪皇上。”

包氏说：“我们刘爷这是体恤皇上，这是怕太后急狠了这才又回到南京来的，不然，早就脚板一溜到了苏州，还到哪找去？”正说着邵友濂却站了起来叫船拢岸，见一船的人都诧异他这才说，“除了船上的，我还有一人没向刘大人推荐呢。”说着一指岸上，岸上正有一人在垂手躬立。

众人见了都窃窃地笑着，及至此人上得船来，邵友濂向刘铭传介绍说，“这就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的记名道员朱守谟。”

朱守谟抖忽着，邵友濂说：“还不快向刘铭传大人请安？”

朱守谟跪地叩头，刘铭传扶他起来，他却死活也不起来了，并说，刘大人若答应留他作幕僚，便是他的再生父母了。刘铭传

说，“言重了，若不答应呢？”没想朱守谟竟“哇”地一声当众哭了起来，“那我就死，死给你们看好了。”言罢就要投水，被众人七手八脚拦着，可是你越拦朱守谟越像依着了，越发是个寻死觅活样的。一时间船被搞得乱哄哄地直晃。

刘铭传大为不快，问邵友濂：“你怎么把这样的人也介绍来了？”

邵友濂也有些不快，说：“这人就是有些吃相不好，他恐怕也是为了等个缺，等了好多年，这个记名道员也当了好多年，当得心慌，于是见着大人便就有些失态。若是大人不待见，即刻就把他轰下船好了。”朱守谟一听这话就说：“真正是讨个没趣，不要轰，我自己走好了。”说罢一头栽进了河里。于是船上格外要翻了样的乱起来。及至把朱守谟从河里捞上来，朱守谟冻得直抖，说：“捞上来也没关系的，死的地方多着呢！”

刘铭传发火了，“老子就是个贩私盐的出身，我还怕人要赖不成？”

没想朱守谟一听反倒来了精神，“不但知道你是贩私盐的出身，还知道你十六岁时就杀过人，更知道你如今能文善武，连李鸿章也不拿你当手下看，也让你三分。还出了本诗集《大潜山房诗抄》，是曾国藩为你作的序对不对？曾国藩，一代宗师，他是给你面子了……”

刘铭传被他说愣住了。

包氏一笑：“这就对了，我们刘爷识哄，是个喜欢戴高帽子的人。”

邵友濂遂有些得意：“可见朱守谟是有备而来，其实是对刘大人敬仰已久的。”

刘铭传问：“可有所长？”

邵友濂说：“案头文牍，掌管钱粮，那是再也找不着的人了。”

刘铭传对朱守谟说：“确也是用人之际，刘某怠慢你了。”

这一句话便叫朱守谟遂破涕为笑起来。船又行，刘铭传让家人为朱守谟更衣时，忽地看见岸上有两个要饭的花子（乞丐）跟着船跑，大为不解，问何故？朱守谟却笑了说：“这是我特地雇的两个跟班的。”刘铭传又好好看了看朱守谟，像见了异人，“跟班你用花子？”

朱守谟说：“好歹我朱某也是个记名的道员，来见刘巡抚，这点面子要撑，这点官派也还是要摆的……”话一出口就让船上的人都笑了起来，都说来了个活宝。

刘铭传也笑了说：“确实有些不比寻常。只是何以见得我就是个巡抚？”

朱守谟说：“要说天下人，这上头只有我懂你刘大人了。十二年前你是在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任上拂袖而去的，除了与左宗棠处不来而外，大人你是嫌着钦差大臣没有饷权与军权，不能放手办事，不比一省的巡抚。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不给你个封疆大吏的一省巡抚，你也不会出山的。”说得刘铭传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这时岸上老远的又见有两个人影朝这边奔来，船上人打趣说：“又有两个花子朝这边追来了！”渐渐看清，这原来是两个骑马的人，一身的灰土，见到船老远地就喊：“刘大人，接旨，接旨……”原来是传旨的驿差追到了，刘铭传只好命船拢岸与众人上得岸来，那两个驿差下马后，只踉跄着有些站不稳。一个驿官模样的问：“哪个是刘铭传，刘大人？”

刘铭传说：“我。”见驿官连忙喊着“接，接旨……”，他就“咕咚”一下跪在了地上。那驿官这才顾上将马的缰绳交给驿卒牵

着,而后便有些艰难地从肩上取着包袱。刘铭传慢慢地抬起头来问一声:“旨呢?”

驿官有些惊慌,“正拿呢。”

刘铭传说:“还没拿出来你就叫接旨,老子跪着好玩的啊?”说着他将手划了一大圈指着众人说:“当这么多人的面,老子是给你跪的?还是给众人跪,还是给皇上跪?”说着就又从地上爬起来挥挥手,“不接了,不接了,你把圣旨给我送回京城,还给皇上去。”

这时来观看的人已是围得水泄不通,听了都“哄”地一声笑起来。那驿官先是愣住了,后来就变了脸色“嗵”地给刘铭传跪下了,“刘大人,刘爷,小的喊你声爹爹了,你不接你担待得起,这可是六百里加急,小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了……”

包氏见状出来排解,对刘铭传说:“你十二年窝在肚子里的气,就不要一古脑儿地撒在人家当差的身上,吃不起的。”转脸又对着驿官,“刘大人起小就是个急性子,你讲六百里加急,他接旨,就比六百里加急还要急。”

那驿官一下子悟过来,从包袱里拿出圣旨高喊一声道:“刘铭传,刘铭传大人接旨!”

刘铭传只好又跪了下来,“臣,接旨。”

驿官宣旨道:“前直隶提督兼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刘铭传带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著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责任使。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諭令知之。钦此。”

刘铭传接过圣旨站了起来,看着圣旨对众人说:“前患目疾?皇上知道也不多慰问一声,跟着就是‘谅已就痊’了……”正说着厚厚的人圈外又是一阵骚动,便又听到了“圣旨到!”的喊声,刘铭传拨开人群走出去,紧紧盯着又来的这一拨问,“圣旨我刚接

过,你们是从哪来的?”

“杭州!”

第一拨说:“错了,皇上在京城,哪有从杭州传过来!”

包氏说:“没错,刘大人和我心里明白着呢……”说着刘铭传也笑了起来,却老远地又听到了锣声,围着的百姓人等立时避得开开的,就见鸣锣开道间引来了江宁县的知县,他才下轿,上元县的知县便也到了。下轿后就急急地过来给刘铭传请安,刘铭传说:“免,免,这么多年,两位父母官都是人影子见不着个帽顶子,怎么突然给我请起安来了?”

江宁上元二县令道:“我们实是来接刘大人去县衙,商谈北上就道的事。”

刘铭传一听就火了,“皇上都对我三请四邀的。你们来催,你们算哪来的鸟?”

两县令就差哭了。江宁县令说:“本县虽然上门请安的少,可官员人等一律不见,这些年刘大人的规矩我们也是知道的。”

上元县令也紧跟上来说:“我们也是奉旨而来,再找不着大人,我们就要发配乌苏里台,流三千里了。”说着双双一齐跪了下来。

包氏见状过来打岔说:“好了好了,接圣旨本是好事,这都搞成哭丧个脸,像死了人样的了。”

刘铭传低低地对包氏说:“看,这才叫急,皇上这回是真正急起来了。”遂又打发两个县令,“本大人知道,你们可自便了。”谁知两个县令赖着不走说:“我等是请刘铭传大人到县衙,探明刘大人北上的确凿行期,以便回报圣上……”这就把刘铭传气得一跺脚,“凭你们就能请动老子?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来请,还要看我个高兴不高兴呢!”说得众人都笑了,这时从围观的人群中

走出一个穿长衫十分斯文的人说：“在下特受总督曾大人之托，来请刘铭传大人过府叙话，不知刘铭传大人赏脸否？”

刘铭传一下子愣住了，说：“曾国荃请我？”

包氏连忙对刘铭传说，“不就为当年那点事，都多少年了……”

刘铭传沉吟了下便和缓了下来，“湘淮两系源出一家，既来请，那我就给曾总督这个面子好了。”言罢便向众人拱手告辞，却被朱守谟一把拦住，“刘铭传大人慢，皇上的圣旨找你，你且是苏州杭州的。你这一走，岂不又要如白云黄鹤，叫我等到哪里找你去？”

邵友濂道：“说得有理，我们从上海来一趟都不容易，刘铭传大人该告诉我们一个约会的地点。”于是刘铭传略一思索就叫他们到上海去等他，说得所有人都是云里雾里的，朱守谟问：“何以见得我们就会在上海见面呢？”问得刘铭传禁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就像问我何以叫刘铭传一样，傻！”

（五）

两江总督府虽在南京城里，可刘铭传赋闲的这十二年中，却是从来也没跨进来过，一旦跨进来，连过去熟悉的也就显得陌生了。唯独不陌生的是曾国荃，因为刘铭传刚刚才一脚迈入客厅，两人相对而视着时曾国荃就说：“请你来，我便就是个尽释前嫌的意思。”还没使完礼他就又急着问，“但我只问一句话，公是主和，还是主战？”及至分宾主坐下又上过茶后，刘铭传才摇摇手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个谁呢。”

曾国荃说：“此次进京，少不得一个巡抚。”